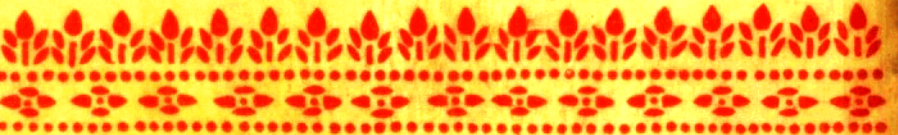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喜的日子裏

李 堯 編 劇

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



81
Z3

時間：五三年夏，某星期天下午三點鐘。

地點：松花江邊，工人俱樂部旁。

人物：

于國均 二十三歲，共產黨員，哈爾濱機車車輛修理廠貨車分廠某先進小組

工人。（于）

徐佩玉 十九歲，青年團員，毛織廠女工。于國均之妻。（徐）

李大興 二十歲，青年團員，于之同組工人。（李）

郭玉蘭 十八歲，青年團員，亞麻廠女工，團的小組長。（郭）

魏敬賢 共產黨員，二十五歲，先進小組組長。（魏）

胡剛 十九歲，先進小組組員。（胡）

老侯頭 六十多歲，共產黨員，原來是貨車分廠老工人，現在看管工人俱樂部

部。（侯）

工友某 二十多歲，先進小組組員。（工）

男女工人羣衆若干名。

佈景：台的正面是松花江畔，江畔顯然的比江面高出許多，但仍能看到靜流的江

水；江的對面，可隱約的看到蔥鬱的樹林，和樹叢中顯目的潔白的小樓房。

江畔上，從台右直到台左的俱樂部橫過一道白色的鐵欄杆。中間間斷的地

方，是用洋灰打的類似雕塑的門蹲子和台階；在右邊的門蹲子上豎起一個漂亮的電燈；從台階上去，經過這裏，可以上船。欄杆的後邊，可看到江堤的斜坡上的小樹毛子。欄杆的前面，台右的人行道上長一顆大垂楊柳，台中央偏右的地方，有一個花壇，花壇的旁邊有長凳。台左是俱樂部的門口，從門口望進去，可看到江水和院子裏的樹木。在俱樂部旁，在通往工廠去的道路上，有個光榮榜。

幕啓：（李大興在這裏等候很久了，他東張西望，在焦急地等候郭玉蘭，隔一會就

看看錶，聽一聽，搖幌搖幌。）

李：都三點啦？唉！（猛抬頭，突然發現）哎，你——

（一個年青的姑娘從台右上，驚疑地看了李一眼）

李：（搭訕）……唉……對不起！

（年青的姑娘，撇嘴一笑地往台左下）

（稍停，胡剛從右上，李想躲也來不及了，只好迎上去）

李：胡剛……

胡：你散蕩幽魂地待這兒幹啥？打老遠我就看見你啦！

李：（支吾）有要緊事……我在等個人……

胡：有啥要緊事，偏這時候辦？咱夜班都快到點啦！

李：還早呢，才三點鐘。

胡：四點半上班，三點還早啊？

李：不遲到就行唄，你去那麼早幹啥。那麼大個車間，就顯着你啦？

胡：你說這話不害臊嗎？咱們是先進小組啊！你懂得「先進」這兩字的意義嗎？「先進」，就是事事跑在頭前，給大夥做個榜樣！爲啥不該早去點呢？看看材料缺啥少啥，一上班「其吃卡查」地拿起來就幹啦！（誠懇地）李大興，你不知道？現下有幾個小

組都暗中跟咱們「鏢」上勁兒啦，咱們要是一眨巴眼啊，就興叫人家攆過去！

李：（不耐煩地，邊張望）得啦，這大道理我比你明白，好賴我還是個團員，論說受革命教育也不比你少……

胡：（火了）「團員」你牛性個啥？你別總拿團員「哈」我！你可別看我今天不是，可明天我也是，我好好幹，團也能要我；你是個團員咋的？不好好幹，就興叫你「刷蠟」。〈逼問〉我問你，才剛，你說的像個團員說的話嗎？

李：（解嘲地）這……你看，我說個笑話你也當真格的啦！（轉移視線）哎，胡剛，今天頭晌于國均結婚整的挺熱鬧是不是？

胡：（氣而不理）……

李：于國均今天可是美透腔啦，你看哪，連嘴都抿不上啦……（搖搖頭、讚美地）他那個毛織廠的對象可真不壞呀，「棒」，老個的「棒」！（向胡）哎，胡剛，趕明兒你託託老子，也在毛織廠搞一個吧！

胡：（暴發地）毛織廠？我還要在亞麻廠搞一個呢！

李：（羞怒）噯！（胡怒冲冲地向左下，走到台邊又轉回來）

胡：咱組欠勤率可是保證啦不超過百分之三，這月一連着又是兩個禮拜日，你都曠工啦！欠勤率眼看就要超過，我告訴你，可不能讓你「一條魚腥了一鍋湯」！上不上班你掂對着辦！上個月咱組本來能超額完成一台車，可是就因為你曠工，那台車就

沒出去！小組上對你的幫助還少啊？你就沒有個臉？哼！（怒沖沖地下）

李：（刺痛、大怒）狗咬耗子！就顯着你啦？就衝你這話，我就偏不上班！人自由，水自流，工廠是我的，我願意來就來，我願意走就走！

（李繼續焦急張望）

李：（自語）昨還不來呢？約好了一點半在這兒會，我尋思在上班以前昨的還不能扯個三兩鐘頭的，誰知道——（看錶）看，都快三點半啦！是不是如對我……（想起才剛的事，向胡下方向）你尋思我願意在小組會上總挨批評啊？……工友對我有成見，領導上對我有看法……（橫心地）反正我是沒好啦，破罐破摔吧。胡剛，你不是這麼說嗎？哎，說對啦！我就偏不上班！

（老侯頭在俱樂部門內出現，在用掃帚掃地。李大興忽然感到自己總在這呆着不是個地方，於是走向俱樂部門。）

侯：小夥子，沒到開門的時候，還得待一會兒！

李：老侯爺爺！

侯：（放下條帚，拉開柵門，走出來）是你啊，小鬼崽子，一眼還沒看得出來。哎，我說，咱廠子這月任務怎麼樣？你知道已經出了多少台車啦？

李：（搔搔腦袋）這……不知道，咱不是領工員，又不是分廠長！
侯：不是領工員、分廠長，也該知道啊！我問你，你是工人不是？

李：「喂！」

侯：「是工人連自己的工作都不關心，那能成嗎？我再問你，這一程子工友幹活挺起勁兒吧！」

李：「喂，挺起勁兒！」

侯：（喜笑顏開）「好哇，應該這樣啊！（一轉念，皺起眉頭）唉，你們行啊，你們都年輕，可我呢，老嘍，不中用嘍！若不怎麼組織上把我調到這兒來管這個俱樂部呢？當初我不同意麼，組織上說：「侯師傅，管這個事你有經驗，日本鬼子的時候，你不就組織一回嗎？日本鬼子還尋思你是共產黨，就把你關了半年多。現在呢，可是咱們的天下，你呢，又真成了一個黨員，咱自個管自個的事，這你還有啥不同意？」這一來就弄的我沒話說啦。以後他又說：「侯師傅，您年紀大嘍，該休養一下啦，讓年青的人們幹吧。」（氣憤）你說，這話多不在行？誰說我老？（向李）你看我老啊？唉，你不知道，我一聽你們幹的那麼熱火刺的，我的手丫子都刺癢啦！若不說，幹活的人就發賤，有一口氣，手就不想閒着……（湊過來，鄭重地）我不說你也知道，這工廠是我，和你爺爺，于國均的爺爺，反正是上千的老工人吧！是我們親手一塊磚一塊瓦鼓搗起來的！說這話有五十多年嘍，孩子，你不知道，那咱你連影還沒有呢！那咱這裏是一片荒甸子，一開始光有三十六個大工棚子啊！……你說，我怎能捨得離開它，喂？」

李：（有些刺痛，但心早已引向別處，無心聽）老侯爺爺，……

侯：我的話，你不入耳？年輕人真不懂事啊！（忽想起）哎，我說，你爺爺的咳嗽病咋樣啦！我好幾天沒見着他啦！

李：沒見輕，工廠把他送到療養院去啦！

侯：唉，你爺爺可真是一輩子勞苦人哪！剛強、能幹；你爹呢，也不賴呆，隨你爺爺；可你小子誰知道是怎麼一塊料？唉！（想起）哎，我聽誰說，你這程子幹活有點弔兒浪當，是真的嗎？

李：（支吾地）那……哪能呢？

侯：我說你也不敢麼；若有這回事，我敢保告訴你爹打折你的腿。可說的，今個你咋沒上工呢，咱工廠不是歇禮拜二嗎？

李：這……（抽出胳膊裝疼）哎——你看，這胳膊也不知受風啦還是咋的，一抬就疼，就是直不過彎來，後晌我就請假啦，到醫院看了看。才來到這。

侯：（看）咋沒上藥呢？

李：沒有，她光給我捏了一陣。

侯：不要緊，趕明天快上班吧，你知道因你一個人就要影響大夥！不能幹重的，也要揀點輕便的幹。小夥子，要好好幹，別竟向那些「花堂蠅子」看齊，成天閒逛，咱們血統工人裏就沒有這號人！是好小子，你要跟人家于國均那樣的學習——（拉李走）

向光榮榜）你看，人家都上光榮榜啦，成了先進人物啦，你呢？

李……

侯：你看人家都參加了黨，你呢？

李：（怨恨地）他們都對我有成見，有個看法！

侯：必是你不好麼！還不與人家有個看法！

李：（遮羞）哎，老侯爺爺，于國均今天結婚啦，對象不錯……

侯：我早知道啦，我還沒倒出功夫去。這是好事啊，成家啦，成了大人啦，快啊！（向

李）小夥子，你也着忙了吧？成家是該成家啦，小夥子，心若專往那上用，就糟

啦，啥事都能「踢登」！

李：（張望一下，看看錶）老侯爺爺，你先讓我進去吧！

侯：（向門旁往屋裏看看）不成，不成，還有五分鐘才能開門。

李：我待這都等半天啦，讓我先進去還不行？

侯：差一分鐘也不行，這是制度！

（郭玉蘭匆匆地從台右上）

郭：大興！

李：（驚喜）你可把我等壞啦！你說是一點……（回頭望望老侯頭又吞回去）可你咋才

來？

郭：你尋思我不着急啊！我到一個團員家去啦，一直扯到這麼暗；同志，這是工作啊！你讓我工作服從玩兒，還是讓玩兒服從工作呢？

李：這……當然要服從工作啦！走吧，到那邊去吧，俱樂部還沒開門！

（李回頭看看老侯頭，拖郭右下）

侯：嘍！原來等半天是等這個……看樣子這小子是有點不大靠實！

（侯入門旁小屋）

（于國均、徐佩玉從台左上）

徐：（揩汗）這天道真熱死了，偏趕上這麼個日子結婚。

于：熱天道有啥不好的，更熱乎！

徐：去你的吧！你頂壞啦！當着那麼些人，人家不願意那樣，你偏那樣！

于：那有啥辦法？就是我不那樣，等大夥捏着脖子硬叫你那樣，就麻煩啦！

徐：你們那些人都壞！

于：壞是不壞就是厲害啊。你尋思這幫傢伙都是成天跟鐵幹仗的手，鐵多硬，他們都把

它制伏啦！所以啊，還是爽快一點高明！

徐：真夠膽！今天晚上他們還不得到家去鬧騰！

于：那還免的了？不過你放心吧！不能全去，有一半人是夜班，你知道，我們工廠今天不是放假的日子啊！

徐：是啊，星期放假，咱們老是趕不到一塊，我們歇禮拜日，你們就歇禮拜二。

于：就是呢，你就拿咱們結婚來說，我本想在放假的日子結，可是，到我們放假的日子，你們就不放，隨着我，就影響你；隨着你，就影響我的生產；後來我聽說你們最近有一批生產任務很緊，我一想，算了罷！這幾天我們的任務還不太忙，咬咬牙，就隨着你吧，反正揹着抱着一般沉！可你知道，從打我十六歲進工廠，有七年啦，一天工也沒歇過，有一回我鬧病，大夫叫休息兩天，我都沒歇，唉！

徐：也難怪，不這樣可也不行，眼下電力不大夠用麼，政府是爲了電力負荷呵！

于：往後就好啦，等咱們的大發電廠再修起來，嘿！你看吧！

徐：修是得修啊，我看不一定修的那麼快！

于：說快也快啊，你就光拿咱們哈爾濱來說，在早像我們廠子和你們廠子都算大工廠，所有的工廠都能拿手指頭數得過來；眼下呢，一眨巴眼功夫添了多少工廠啊，機械這箇廠，電力那個廠……簡直鬧不清有多少啦！你像亞麻廠吧，跟這些廠子一比，那就光顯着咱們啦！（興奮、感情地）佩玉啊，有的時候，咱們就是覺不出來，咱們的國家是在登登的往前跑哪！頭些日子放假，我到郊外去一趟，到那一看看，把我吓了一跳，咋回事呢？怎麼哈爾濱長腿啦？你像平房那地方吧！你是知道的！

徐：咋不知道，僞滿的時候我家就住在那。

于：是啊，在早那是一片荒甸子吧，大草棵子都沒人深，那兒哪有工廠、街道呢？（臉

上一片暗影掠過）有是有過啊，偽滿的時候，就有一個細菌工廠。

徐：年年關鼠疫都從我們那先鬧！

于：那是什麼工廠？那是殺人工廠啊！（揮手）唉，還提那啥幹啥呢？（又興奮）佩玉你最近又去過沒有？

徐：前些日子我也去過一趟，我家原先住的破土房子都扒了。

于：你都親眼看見了吧，那大工廠，工人宿舍，一幢幢地都修起來啦！鋼骨水泥的大廠房是一趟連一趟呵……

徐：（興奮）那宿舍都是三起樓，已經住上人啦，窗台上擺着花盆，窗戶上掛着粉色的、綠色的窗簾……

于：街道呢，一趟趟的也修起來了，你像勞動路、保國路、文化路、勝利路、還有幸福路……路兩旁都栽上了樹；有小廣場、花園。

徐：（嚮往地，指花壇）嗯，花園裏栽滿了這樣那樣的花啊，像這些樣的花那都有！

于：你沒看？還用花栽出字來了呢？有「加強基本建設工作，堅決走向工業化」。

徐：（半自語地）「走向工業化」……國均，有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咱們現在已經不大離了似的！

于：同志，咱們這是剛開始邁步啊！工業化是啥，那是社會主義，那是過蘇聯老大哥那樣的生活啊！（稍停、緬想地）不過，這樣的生活也快呀。今年是國家六個模範經濟

建設的第一年，真的，我們要連着完成兩、三個五年計劃以後，國家不知該變成個什麼樣子？到那嚮哪……

徐：你想的真遠！

于：哪能不往遠想呢？咱們天天盼望着那一天，幹活才更起勁！我常這麼想，有的時候，流着眼淚地這麼想：我咋那麼幸福，生在毛澤東的時代！

（魏敬賢和一個工友從右同上）

魏：看你們小兩口黏乎的，都黏乎到江沿來啦！晚上有啥體己喀不能嘮！

工：看你這個組長，管的可倒寬，還不興人家在堆熱乎熱乎啦！

于：老魏，是你，上班去啊！（內疚地）你看，你們都上班去了，可我，倒耽誤了一天！

魏：大喜的日子麼。在家好好樂和樂和吧，也不缺你一個人！

于：真是——

工：哎，老子，你看見李大興沒有？

于：沒有啊！

工：一連着兩個禮拜啦，一到禮拜日他就曠工。剛才到他家去找，家裏的人說他上班啦。誰知道，我看今天他也懸乎！真夠噲！又趕上這麼個節骨眼。

于：（敏感地）啥節骨眼？

魏：（向工示意）沒啥事，他是說，這兩天就要考工啦，他的勞動紀律這麼糟，你說是

給他往上報呢，要是把他拉下麼，也不好，唉！還是對他幫助吧，照這麼發展下去可不好！

工：我看還是找找他吧！

魏：快到點啦，還是先到廠子去看看，備不住他已經去了。真格的，上禮拜開小組會，大夥對他那麼幫助，他還能不轉腔啊！

工：我看懸乎。

魏：咱們走吧！（談諧地）老子啊，今天晚上便宜了你們，明天上班，你可得詳細地向小組長彙報，向大家夥坦白，坦白！

（衆笑）（魏與工下）

徐：你們的組長可真有意思！

于：我們的組長可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啊，你別看他嘻嘻哈哈，來真格的是一個頂十個，若不我們哪能成了先進小組了呢？（揩汗）唉，天這個熱！

徐：可不是，我看咱們到江裏坐船玩一會兒去吧！江上總是比這涼快得多！

于：好吧，我沒意見！

（于、徐從正面台階下）

（划水聲）
（俱樂部的廣播機響起音樂）

（老侯頭從俱樂部門內出現，把門開開，這時羣衆男男女女陸續地上，入俱樂部）

（侯又隱入門內，李、郭邊走邊談上）

郭：大興，今天你們不是不放假嗎？

李：……嗯……是不放假……（急中生智）頭些日子任務忙，我們換工啦！

郭：你們的領導可真成問題，換工不就是變像的加班加點嗎？這違反勞動法呀！

李：（迴避地）可不是，那有啥辦法？任務緊要！

郭：真成問題！（走向長凳坐，李亦坐）

李：玉蘭，你就在那團員家呆一下晌啊！

郭：嗯！

李：（試探地）……你們那個團員是女的吧！

郭：（一怔，笑）是男的！

李：（臉紅）……（站起來）

郭：（站起來）大興，說起我們那個團員，唉，真是的，這個女同志啊！

李：鬧了半天她還是女的啊！

郭：（笑）你的思想真成問題，不是女的，還是男的啦？

李：這……（迴避地）講啊，她是咋的啦？

郭：我們那個團員，每到禮拜她就歇工，一問她，不是說有事就是有病，大夥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後來一打聽，你猜是咋回事？

李：（好奇地）到底是咋回事？

郭：唉！別提啦，若提起來都能把人氣死！

李：咋的呢？

郭：爲了戀愛唄！

李：（震驚）戀愛？

郭：她跟一個機械十廠的小夥子關係不錯，人家廠總歇禮拜一，她呢，也跟着歇上禮拜一啦！

李：（刺痛、敏感地）你是說——

郭：哼！這樣人可咋辦呢？好像他們活着就是專爲了一條：戀愛呀，戀愛！別的呢，就啥都忘了。（發現李的神色、關心地）怎麼？大興，你不舒服嗎？

李：（推脫地）不，沒啥，就是頭有點暈，大概是剛才在日頭地裏曬的！

郭：（繼續下去）當然啦，像這樣的人，是不會一時半晌的醒過腔來的，可是，說啥我非得把她幫助過來不可！這樣的人，趕多咱，能夠認識到在他的全部生活中，最寶貴的是國家、是勞動，那就好啦！多咱他們若認識到沒有國家、沒有勞動，就不能有他的幸福，這樣，他們也就會認識到工作和戀愛是怎麼一種關係啦！大興，你說

是不？

李：（茫然地）啊……（連忙順着話音）對！當然對啦！

郭：哈玩藝兒「當然對」啊？

李：（不知所措）啊？這……

郭：（笑）大興，你在想啥呢？（熱情地）大興，說實在的，在學習上你是對我幫助不小，在工人聯中夜校，你老是跟我坐在一起，一有課你每回老早就來，把着手的幫助我預習、複習，有的時候，我抹不開問你，你還上趕着來教我！你知道，在全班我的文化程度最低，可我現在呢，也趕上了大家夥，這若不是你，哪能呢？（遺憾地）可是，你從來沒跟我談過工作思想上的問題，也沒在這樣問題上對我幫助；就像剛才吧，對這樣問題，你就沒心思啦，也不發表你自己的意見！

李：（掩飾自己）一天八小時的工作，還開大會、小會，成天的談思想，思想、這還不夠嗎？閒暇的時候，還不興談談別的問題！

郭：看你這人！那也該交換交換啊。若不，誰還能了解誰？

李：（搔搔腦袋）也對，當然啦！

（靜場）（郭走向光榮榜）

李：（躊躇一下，走向徐）玉蘭哪，你看，（指光榮榜）這是我們小組的于國均，今天他結婚，可熱鬧啦！